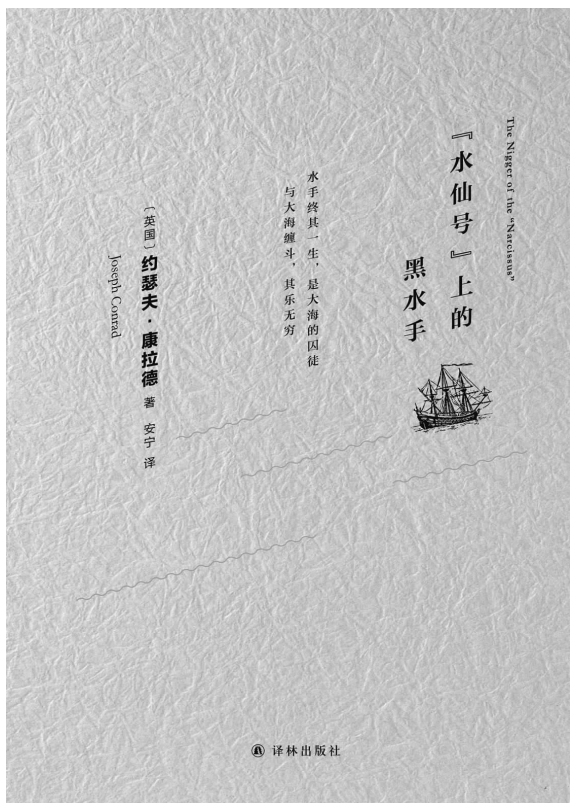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水仙号上的新水手在登船



《“水仙号”上的黑水手》  
[英]约瑟夫·康拉德 著 安宁 译  
译林出版社/凤凰壹力

1

贝克先生是商船“水仙号”上的大副。他一步跨出自己明亮的船舱，迈进了后甲板的黑夜里。在他头顶上方，守夜的水手站在舰楼的楼梯口，敲了两下钟。九点了。贝克先生大声问上面的人：“诺尔斯，人手到齐了吗？”

那人一瘸一拐地下了楼梯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想是的，长官。原班人马都在这儿了，又来了许多新人。所有的人应该都到了。”“告诉水手长把人叫到船尾来！”贝克先生继续说，“再叫个年轻人拿盏亮一些的灯来，我点一下名。”

船尾主甲板上很黑，但前甲板居中的地方是船楼，门开着，射出两束耀眼的光，切开了盘踞在船上的静谧的夜色。船楼里传出嘈杂的声音，在被照亮的门口两侧，时不时地出现移动的人影。人影很黑，是扁平的，仿佛是用锡铁片剪出来的。商船已经为出海做好了准备。就在钟敲五下的时候，木匠把主舱口板条的最后一块楔木钉了进去，他扔下大木槌，非常谨慎地抹着脸上的汗。甲板已经打扫干净，绞盘也已经上好了油，为起锚做好了准备。大拖缆绕成了大大的圈，沿主甲板的一侧放着，它的一头已经被拖起，悬在了船头外面，为拖船做好准备。明天一早，燥热的、喷着烟的拖船会噗吐噗吐——随着吵人的轰鸣声一路驶来，搅乱清晨的清凉与平静。船长上岸了，去招募新的船员，让船满员。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，船上的副官们不见了踪影，他们难得有喘口气的机会。天黑不久，放假上岸的几个水手和新的船员陆续乘岸边小船划来。划船的是身穿白衣的亚洲人。船还没靠近舷梯，他们就拼命吵嚷着索要报酬。狂热、尖锐而又模糊不清的东方语言，对抗着微醺的船员居高临下的口气。船员用污秽的喊叫驳斥无耻的索求和不厚道的谬误。华美、星辰闪耀的东方和平，被愤怒的大吼、失望的尖叫撕成了肮脏的碎片，就为了五安那到半卢比的小数目。而孟买港的每一个灵魂也都意识到了：“水仙号”上的新水手在登船。

渐渐地，吵嚷声弱了下来，小船不再三五成群地一起激水而来，而是单个地送水手上船，划船的人也改用压低了嗓门的喃喃声劝求，但透过利索地呵斥道：“一分也不能多！见你的鬼吧！”发出怒斥的人摇摇晃晃地上了舷梯——看样子是个黑人，肩上扛着一个长长的袋子。在船楼里，新来的人有的站着，有的在捆绑的箱子和成捆的寝具中间摇晃。他们和老船员寒暄着。后者或上或下地坐在双层铺位上，盯着未来的同船伙伴，目光挑剔但却友好。两盏船楼的灯被开得很亮，射出耀眼的强光。岸上戴的圆帽被推到了后脑勺，或者是滚落到了甲板上的锚链中间，白色的衣领解开来，直立在红红的脸膛两侧，白色衣袖里滚圆的臂膀比画着。在一阵阵的笑声和嘶哑的喊叫声中，起伏着隆隆的咆哮声。

2

“嘿，伙计，睡这边！……为什么不呢？……你上一艘船是？……我知道她。……三年前，在普吉特海湾。……我告诉你，这里的舱位漏水！……来吧，帮忙挪一下箱子！……你们这些岸上的有钱人，有没有带瓶酒来？……给点烟抽吧！……我知道那艘船，她的船长把自己往死里喝。……他是个花花公子！……喜欢酒儿穿肠过，就是这样！……不是这样的！……伙计们，别吵！……我告诉你啊，你上的那艘船，是个妓院。他们在可怜的杰克身上花钱买乐！都干些什么，就不用说了……”

有个个头矮小的家伙，叫克雷克，别名贝尔法斯特。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大肆渲染，猛烈攻击“水仙号”，想让新来的仔细掂量掂量。阿奇斜坐在储物箱上，不让自己的膝盖挡路，安稳地在一条蓝色的裤子上缝了一块白色的补丁。穿黑色夹克、白色立领的人和光着脚、打着赤膊、花衬衣里露出毛茸茸胸脯的人搅和在一起，在船楼中间相互推搡着。在烟草升腾起的云雾里，一群人摇晃着、踉跄着，犹如在混战，而且会突然转而攻击自己人。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，每句后面都接着诅咒。一个俄裔芬兰人，身穿一件粉色条纹的黄色衬衫，两眼像做梦一样，透过一头蓬松的乱发，朝上呆望着。有两位年轻的巨人，是北欧人，他们长着光滑的娃娃脸，面带笑容，沉默不语。他们一边相互帮着铺床，一边静静地听着那些并无恶意、空洞且狂风暴雨般的诅咒。老辛格顿，是船上年龄最大的一级水手。他独自一人坐在灯下，赤裸着上身，强有力的胸脯和巨大的肱二头肌上都绘着文身，像个野蛮部落酋长的酋长。在蓝红相间的文身图案中间，白色的肌肤像绸缎一样发着光。他光着背，靠着船首斜桅的底部坐着，伸着胳膊举着一本书，遮住了他大大的、黝黑的脸膛。他戴着眼镜、蓄着让人望而生敬的白胡子，如同一位野蛮部落博学的族长——尊原始智慧的化身，在亵渎神灵的俗世漩涡中保持着恬淡和宁静。老水手在非常专注地看书，每当翻页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他粗犷的面容上掠过严肃的惊讶神情。他读的是《佩勒姆》。布沃利·利顿会在南下商船的船楼里流行，是个神奇怪异的现象。他词藻华美，不真诚到令人称奇，这样的文风在水手心中唤起的是什么呢？这些思想单纯的大孩子，浪迹在地球上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居无定所。在他典雅的冗词长句中，水手们粗犷、不谙世事的灵魂找到了什么意味、寻到了什么刺激、感受到什么样的遗忘、得到了什么样的安抚呢？这真是个谜！是为了不可理解之物而着迷，还是因为不可能之事所具有的魅力？抑或这些生存在生活之外的人，被利顿的故事打动了，犹如看到一个谜一样的世界被揭开：它绚丽辉煌，存在于恶行与污秽的国度，身处在泥垢与饥饿、痛苦与消耗的境内，溢落到陆地的边缘，包围住不可腐蚀的大海。这海，是水手们对生活唯一的认识，是他们唯一看到的包围陆地的东西。水手，是大海的终身囚徒。利顿为何会让他们着迷呢？这真是个谜！

3

老辛格顿十二岁的时候，开始了南下的航程。在过去四十五年间，他在岸上待的时间，加起来不到四十个月（这是根据他的档案算出来的）。辛格顿因为好好度过了生命的漫长岁月，有了一种温和的自持，流露着自信与安详。他夸口说，一般情况下，从自己在一艘船上结清薪水，到登上另一艘船期间，他很少分得清白天和黑夜。此时，老辛格顿正不为所动地在说话与叫嚷声中，一字一字费力地读着《佩勒姆》，他专注地沉迷其中，如同发呆。老辛格顿呼吸均匀，每当他用那双巨大的、被晒黑了的手翻动书页的时候，手臂上的肌肉就在光滑的肌肤下轻轻滚动。他的双唇上沾有烟草汁的颜色，这烟草汁又顺着流到了他的长胡子上。他默默地念着书上的字，模糊的双眼透过闪光的黑边眼镜，紧紧地盯着书页。在辛格顿对面，船上的猫坐在绞盘桶上，正冲着他的脸，那姿势像一只蹲伏的喀迈拉。猫眨着绿眼睛，看着自己的老朋友。它好似在盘算如何跳过坐在辛格顿旁边的普通水手弯着的背，跃到辛格顿的怀里去。那个普通水手是年轻的查理，脖子长长的，人很瘦，背上的算盘珠就像旧衬衫下隆起的一串小山丘。查理有一张街头男孩的脸，精明、少年老成，带着些许讽刺，下巴两侧有深深下垂的纹路，大大的嘴巴低下来，抵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。他在用一截废旧的绳子，学打绳结。

## 说君子(82)

“君子如射”的比德是要求君子一是要“其身正”，二是要“其自反”。

孔子非常强调“其身正”的重要性。《论语》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的问题，孔子是这样回答的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又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所谓的政治就是统治者端正自己而实现公正。为政者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并行事公正，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，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并行事不公正，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。你带头端正而又公正，谁敢不端正呢？中国传统政治重视的正是这种“身正民行，上感下化”的上下互动的格局和风气。

“其身正”实际上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“尽其心者”“正其心者”“成己”“己立”“己达”。而从反面说，自己如果没有做到，那么就不要去要求别人了。于此，我们马上会想到孔子的“忠恕”之道。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正是从正面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到“立”“达”，然后才可以去“立人”“达人”；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正是从反面要求自己如果没有“正”，没有首先做到，那么你就不要要求别人“正”和做到。《中庸》记载了孔子在指出了有道的君子应做到“孝悌忠信”四者后，孔子自谦说自己没有首先做到它们，意思是就不应该要求别人做到“子道巨道悌道友道”。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”，此之谓也。孔子通过解剖自己，是为了告诉世人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（《中庸》）。可见，忠恕之道的本旨要归之一正是表现在“其身正”的首要性和必要性。

能否做到“其身正”是决定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据所在。孟子说：“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君子之所以为君子，其一“存心”；其二，行仁行礼；其三，具体来说就是爱人敬人。照理说，如果你对他人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，对于那些通情达理之人，知道好歹之人当然会对你回报同样的情感。然而，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一些不通情达理的人，蛮横不讲理的人，孟子将这种人称为“横逆”者。他们并不会因为你对他们仁爱了，对他们礼貌了，他们就会相应地对你回报以仁爱 and 礼貌。在儒家看来，在这种情况下更能反映出君子的品格和风度的，于是提出了“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”“君子必自反也”的“其自反”主张。

如果说在“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”的四条原则中，第一作为前提的“存心”，第二作为方法的“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”，第三作为做法的“爱人敬人”属于价值论问题的话，那么作为第四条原则的“自反”则是属于功夫论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君子不仅因为他们能够保存住良心，以仁以礼来保存良心，以爱以敬去待人处事，而且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自反的修养功夫。

孟子主张的这种“君子必自反也”修养功夫是有着反复多次自我反省过程的。孟子说：“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；我必不忠。自我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如果有一个蛮横不讲理人，你对他爱和敬，他都没有相应的反应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一个君子必定自我反省：我一定不够仁爱，一定不够礼貌，否则怎么会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呢？于是君子通过反省后对人更加有爱了，更加有礼了，但是那个蛮横的人依然如故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君子还必定继续反省自己，认定自己一定没有做到尽心尽力的忠，于是君子通过反省后对人更加真心地仁爱和礼敬了，然而这个人依然如故。此时君子就会说，此人不过是个狂妄之徒呢！他的这种行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而对于禽兽一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？由此可见，孟子虽然认为在“行有不得者”的情况下“君子必自反也”，但也不是一味地“自反”下去。如果你已经做到了尽心尽力地对待那人，那人却依然那么横逆，面对此等近于禽兽的狂妄之徒就无需讲什么修养了。由此也说明君子讲道德，行道德不是无条件的。君子也是有原则之人，有是非之人，有气节之人呢！

总之，“君子如射”反映的是君子的胸怀和格局。有了胸怀才能够严于律己；有了格局才能够宽以待人。胸怀决定一个人待人待物的广度；格局决定一个人待人待物的高度。它是一种境界，君子正是追求这种境界的人。

### 内容简介

《“水仙号”上的黑水手》是一部独特的小说，它可以看作人类生存的寓言。尤为独特的是，约瑟夫·康拉德把舞台搭在了大海上——这个一般作家陌生而他极为熟悉的场域，写出了人类的典型境遇和特征。人类渺小，脆弱，满身污渍，但也并非十恶不赦，是那些淳朴、坚韧的灵魂，撑起了人类生存的脊梁。康拉德用一艘船、一次航程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的各种可能。他的叙事技巧，缜密思虑，成就了这部风格独特的作品。

### 作者简介

约瑟夫·康拉德

1857年12月生于波兰，后加入英国国籍。他出身于上流社会，年轻时逃到了马赛，曾先后在许多船上做工，因而他精通英语并擅长航海，也了解水手。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描写船员的作品中，描写在神秘的刚果河上航行的《黑暗的心》（1902年）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。《“水仙号”上的黑水手》也是其代表作品。



徐小跃（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、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121)